

人间风景

从容的英国人

张立

一日闲期间，学校负责微信公众号运营的胡老师说：“难得你有机会去英国游学三个月，或许写点东西吧，能否给我一稿啊？”想来惭愧，当时自己随兴记了些零散文字，原打算回来后好好整理一番，以图闲时自娱。如今，归国已两月有余，却整日踟躇于家和学校两点间，有意或无意，不愿提笔。因脑中总会闪过一句话：“若从此不见，不如忘却。”可胡老师的一番话，却让那渐行渐远的记忆倏忽转身，扑面而来，恣意弥漫，甚或从眼睛沁入内心，挥之不去。

在英国，悠闲不是动物的特权，从容就是所有人的生活。

英国人严格执行朝九晚五的工作时间。工作日的早晨，八点左右，路上才会有私车和行人。到了周末，能否给我一稿啊？想来惭愧，当时自己随兴记了些零散文字，原打算回来后好好整理一番，以图闲时自娱。如今，归国已两月有余，却整日踟躇于家和学校两点间，有意或无意，不愿提笔。因脑中总会闪过一句话：“若从此不见，不如忘却。”可胡老师的一番话，却让那渐行渐远的记忆倏忽转身，扑面而来，恣意弥漫，甚或从眼睛沁入内心，挥之不去。

在英国，悠闲不是动物的特权，从容就是所有人的生活。

怕开着大公交的司机在转弯时，一样会停在路边让行，哪怕那直行车还在远处，司机大哥也丝毫不着急，一定等直行车驶过后才又开心上路。

呆一段时间，渐渐明白不是英国人不爱财，不是司机大哥闲着无事，而是所有人对生活中的种种规则近乎固执的尊重与遵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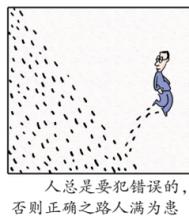
英国人悠闲却并不懒散。为我们授课的布莱顿大学的老师，虽说每日的工作从九点才开始，可一旦开讲，经常是连续的两、三节精彩大课（每节一个半小时）。没有空谈和作秀，最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手段在他们的朴实演绎下成了每一个可以落实

的教学步骤。每堂课听下来，不但不觉得疲累，倒是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慨。老师并不清亮的嗓音让我同行明白他们平时的工作必不轻松，尤其主管老师Terracer编写的十几本英语教材更是她勤勉的证明。课程将近过半的时候，Terracer便布置了结业论文这项任务，她一再叮嘱大家要先认真选题、确定书目、起草大纲，做足准备工作后才可写论文的一稿。只是短训生的一篇结业论文，之后一个多月时间里，在师生间传递多次，几经探讨和批改，定稿后还要接受相似度检索，以保证文章的原创性后才可提交。

严谨，是英国老师在工作中的基本态度，生活中的英国人传递给周遭的更多是温情。房东一家因为才添了孩子，妻子Clare便辞了工作留在家中照顾孩子，挣钱养家的担子就落在自由粉刷匠Ginger一人的肩上了。每日，在外忙碌了一天的男房东总会踩着钟点按时回家，之后并不抱

怨劳累，而总会乐滋滋地带孩子玩耍或帮妻子干家务。临走那日，遇见Ginger的父亲，我客套地赞扬他的儿子是个顾家的好男人，这位老人很诚实地回答：“是啊，我的儿子特别能吃苦，……”原来，“能吃苦”在英国是值得炫耀的，优点就该表扬不是吗？

我在2016的第一场薄雪后来英国，当春花还未灿烂时，我便就要离开，来时不适，离别却有一丝惆怅。回到屯溪后，当老公看到我写的文字“若从此不见，不如忘却”时，促狭地笑问：“你是失恋了吗？”我反驳道：“见多识广如徐志摩那样的人物尚且脚踏于康河边，我这经年偏居一隅的无名氏心生一点留恋更可以理解吧！”纵然，青碧的草、沁蓝的天、流淌在百姓生活里生长的历史和泰晤士河边悠扬绵长的钟声，像缠绵的情人，让人欲走还留。但我内心明白，在英国一脚跨进不惑门槛里的我，最欣喜的还是那些普通人一路款款行来的从容脚步。



生活感悟(生活漫画) 于昌伟/作

回眸之间

给“猪”站岗

佟才录

那年，我应征入伍到内蒙古当兵。我们连队驻扎在内蒙古武川县的一个深山沟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听老兵说营地附近还经常有狼出没。老兵问我怕不怕？我嘴上硬气，咱当兵扛枪的人，啥都不怕？

说这话没几天，我就真的和狼面对面啦！连队的炊事班养了一头体型硕大的老母猪，听老兵说它是连里的“大功臣”，连队官兵一年四季的猪肉都由它“负责”。我下到连队的第一个月，炊事班的老母猪就下崽了，而且一次就下了20只小猪崽。全连上下为之欢呼雀跃。

就在全连官兵正沉浸在“母猪产房喜讯”的喜悦中时，麻烦也接踵而至。就在母猪产崽后的第三天夜里，在炊事班喂猪的大刘半夜起来解手，忽然听到猪圈里母猪像挨了一刀似的嘶嘶底里地“嚎叫”。大刘快步跑到猪圈附近，看到一只灰狼正从猪圈里撕咬着母猪和猪娃们。大刘抄起地上的一根木棒狠命向灰狼头部砸了过去，那只灰狼受到突然袭击后，一声狼嚎，抛下母猪，轻轻一跃便从猪圈里跳了出来，向远处的山坳里逃去。

经过这么一折腾，连长和指导员都赶过来了。经过查看，母猪的后臀受了点伤，被狼牙撕开了一个口子，但没什么大碍。猪圈地上躺着三只血淋淋的小猪崽，狼在逃走的那一刻还叼走了一只。损失惨重，连长和指导员痛心疾首，四头小猪娃以后就是四头大肥猪啊，那得出多少肉啊？为防母猪和猪娃们再遭不测，连长下令增加一班岗哨，晚上9点至次日凌晨5点派士兵到猪圈旁边给“猪”站岗。因为我是新兵蛋子，所以排长安排我给“母猪”站第一班岗，并嘱咐一定要站好岗，不能再损失一只猪娃。

夜，渐渐深了！我手握钢枪，顶着刺骨寒风站在猪圈前，睁大眼睛，不敢有丝毫大意。大概在凌晨一点多钟的时候，那只狼又蹑手蹑脚地来了。看到我和我肩上钢枪刺目的亮光，狼自动在不远处站住了，一屁股坐在了雪地上，和我进行默默对峙。对峙了大约有20多分钟，狼腾地一下站了起来。我心下一慌，但很快就稳住了心神。我从肩上取下自动步枪，哗啦啦拉动枪栓，刺刀尖对着饿狼。听到拉枪栓声，狼掉转头就跑。其实，我也就是瞎咋呼吓唬吓唬它，其实枪里根本就没有子弹。即使枪里有子弹，部队有规定，不到万分的危急时刻，也是不能随便开枪的。狼跑了一段路，没听见枪声就又转了回来，并一步一步向我逼近。我心里胆突突的，我从没见过真狼，有点害怕，怕狼真地冲过来。怎么办？我突然想起狼怕火，于是在猪圈门口点了一堆火，狼果然不敢再靠近了，绕着雪地转了无数圈，最后悻悻地走了。

接下来的几天里，那只狼又来了几次，但每次来都有士兵在猪圈门前站岗，没有一点偷猎的机会，后来便去了别的地方，总之不再来偷猎母猪和猪娃了。

给“猪”站岗，成了我当兵岁月里最特殊的一段经历，至今想起仍忍俊不禁。

两人世界

幸福之余想起我

乐启颜

我的茶花烟抽完了最后一根，我把白色的空烟盒捏瘪了，随手扔了出去。

过了一秒钟，我又弯腰从地上把烟盒捡了起来。我看着盒子上那句诗：与君初相识，犹如故人归。一晃五年过去了，我仍抽这种烟。

在和他人讨论分手的那段日子，我开始从他的烟盒里拿烟抽。在烟雾弥漫中，他看不见我眼中的泪。后来，他走的时候送了我一包茶花烟。

他说：以后你要抽烟就抽这种吧，是女孩子抽的。

烟盒上的一颗红色的花瓣像一颗心。我对他发狠地说，我会恨你一辈子。

很多个落寞的夜晚，我就这样打发时光，一个人坐在那里抽烟，多少往事在脑海里若隐若现，自己也若沉若浮在现实与记忆之间，感觉很飘。

最初不能习惯没有他的日子，我抽烟抽得很猛，一支接一支地抽着，

一遍遍地回想在一起最后的那段日子，我们凶狠地对骂，恶狠狠地彼此伤害。我咒他出门就被车撞死，他亦不甘示弱，咒我再也没有人爱。那时，我们像两个不共戴天的死敌。那时，我们温温柔柔地投入它的怀抱，最终被它吃掉。对于过去美好景象的痴迷，也好比罂粟的迷人，在他一点一滴浸润着我的肺，让我不自觉地陶醉。犹记得有一次生日，他为我从他的窗口垂下巨幅标语，全是他对我的昵称，温暖了

他失去了耐心，很多个也许，他不再回家为我开门，我流泪的时候，他变得无动于衷。

然后，我们在两个人都遍体鳞伤地时候黯然分手。

慢慢也习惯了没有他的日子。我一个人也可以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一包茶花烟可以抽上很长的时间了。有时点一根烟，慢慢地抽，烟雾弥漫中，一根烟惨烈的红色，让我坠入到关于欲望与爱情的遐想中。我想，欲望是狼，披着人性的外衣，我们温温柔柔地投入它的怀抱，最终被它吃掉。对于过去美好景象的痴迷，也好比罂粟的迷人，在他一点一滴浸润着我的肺，让我不自觉地陶醉。犹记得有一次生日，他为我从他的窗口垂下巨幅标语，全是他对我的昵称，温暖了

我整个冬天。

突然发现，关于我和他，记忆中竟然有那么多美好快乐的日子。

多年后的一个午夜电话，竟然是他久违了的声音。他说，幸福之余，心里竟觉得不安，想起对我的伤害，于是突然发觉不安。他说，那时太年轻，不懂得与人为善，还请我多原谅。

及电话这头的我笑了，眼泪却猝不及防地流了下来。原来当初下定决心要恨一辈子的人，早已在岁月的长河里忘记了那些不堪，留在记忆里的是曾经的美好，他已经成了我青春的一部分。

我说，忘了我的坏，就像我忘了你的好，记住我的好，犹如我记得你的好了。谢谢你的幸福之余偶尔想起了我，而我也在这一刻决定，把烟戒了。

寻幽梦影

以梦为马不愿醒

石子

对我来说，诗歌是一场久远的梦。实在说不清究竟是何时喜欢上诗歌的，只记得在读大学时，以北岛、顾城、舒婷等为代表的朦胧诗正激荡整个诗坛，各种诗歌流派风起云涌，旌旗林立，异彩纷呈，大有“乱花渐欲迷人眼”之势。那时，我也是一名诗歌爱好者，业余时间喜欢往图书馆和阅览室里钻，把那些流风中的中外诗人精彩诗句认真抄录在笔记本上，奉为圭臬。如今翻看仍能感受到当时的那股热忱与痴情。后有幸任诗歌编辑，在上级领导的大力支持，还举办过一次“万春”杯诗歌大奖赛，那时每天来稿像雪片一样飞来，估计总数逾上千首，我每天从大量诗稿中筛选出思想性与艺术性结合较好诗作，把它推上版面以飨读者。可以说，当时的确有一大批当地的诗歌爱好者。

那是个诗歌火红的年代，我们年轻人大多对诗歌都充满着一种热情和虔诚。记得，1990年时以市诗歌协会名义创办过一份《黄山诗报》，报名是由朱开霖先生题写的。如今翻看这份旧报，仍感觉诗歌质量还是不错的，也未过时。那时我常与诗友们聚会，也并切切磋、交流和学习，迄今我还记得这么一次诗友的聚会，当时要求见面时每人用一句诗来表达内心感受。见面时，我记得小光说了句：抓一把你脸上的红色，放在我的面前。苏轼说：一块石头滚过了秋天。至于我说了什么已经忘了，还有其它诗友说的我也想不起来了。但这次年轻诗友们的聚会，却至今给我留下了难忘而美好的印象。

后自离开诗歌二十多年，我几乎未接触过现代诗，也从没想到过去写现代诗。可以说，诗歌曾寄托了我的梦想，也埋葬了我的梦想。大约在两年多前，从微博中偶然读到一条网上举办诗赛的消息，不想又重燃起了我的诗歌梦。写了一些习作传过去，主要是为了交流和学习。后为了学习，在老友的推荐下，我加入了本地一个诗群，互相切磋和交流学习，不亦乐乎。一直以来，我觉得自己并不是一个诗人，一是没有诗人那种与生俱来的气质；二是没有诗人那杰出的才华，虽然偶尔也写几首，仅是喜欢而已。

我也没想到现在还会去写诗，而且是早已过了知天命之年。这个年龄不再有了，写诗只是偶尔写个自娱而已。在当今这个时代，虽然诗歌并不被人所看好，但我觉得诗作为个体生命的一种吟唱方式，它深处那种对自由和创新的渴望。

慧眼形色

古桥寻梦

苗青



姑姑说
桥的那边是家
那边只有男孩
男孩不许打伞
浙沥的雨天
有蛇自桥上游过

·岚溪·

古桥寻梦 苗青

一家之言

理科生思维

阿紫

我们这代人的学生时代，家长们经常絮叨一句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可见那时理科地位之高。我一直喜欢文学，父亲却严禁我在这方面下功夫。说男生学文科是脑子笨，没出息的表现，中文这样的专业是留给女孩子的，便于她们将来嫁个好老公。男人得凭本事吃饭，理工科才是本事，才是保证将来有饭吃的“手艺”。

原以为“重理轻文”是改革开放之初的产物，那时大家急于争分夺秒建设“四化”。后来看了《围城》，发现民国时期就是如此，大学里理科生比文科生牛得多。

近年来“重理轻文”好像改变了一点，可是原本属于文科生的传统领域，似乎正在遭到理科生侵蚀。比如写小说和拍电影，越来越多的人在用理科

生思维“操作”，“模块”、“程序”的影子随处可见，连好莱坞大片也不需要文科生的想象力和文艺范了。

当年《阿凡达》创造了票房奇迹，但在奥斯卡评奖中成绩不佳，许多人为之不平。其实回想一下，《阿凡达》的吸引点完全源自于特效画面，故事情节极其简单，甚至有些粗糙，得不了主要大奖并不奇怪。今年刚上映的《魔兽》就更粗糙了，剧情让一个普通中学生去编，大概也能编出这个水平。完全靠视觉冲击、靠感官刺激，这样的路数显然让文科生没有用武之地。大片越来越像工业生产，而不是艺术创作，这让一些有情怀的电影人越来越难找到发展空间。

与电影大片不同，电视剧的观众更市井，工业生产痕迹不会体现在画面上，但程序化创作依然清晰可见。每隔多少分钟出现一次矛盾冲突，相隔几

集来一次情节强刺激……这些事先都有计算。结尾一般还会设计一个开放式结局，便于收视率高的情况下拍续集。就像自从出现了框架结构，盖房子就变得快速而便捷。按程序一步步去演绎，无论长篇小小说还是拍电视剧，都变成了流水线上熟练工种。只是人物变得越来越没有个性，故事越来越缺少层次感和思想性。比如《女不强大天不容》里的张国辉，滑稽可笑，属于脸谱化的小人，这么简陋的人物形象放在一部大剧里，常常会让人出戏，整部剧也就只能勉强看着玩了。

术业有专攻，理科生思维并非放在哪里都能结出硕果。文艺创作常常就需要胡思乱想，需要非理性思维，一切都变得有条不紊可以计算，作品还有意思吗？

世情笔谈

莫让儿童丢失皎洁的星空

毛集文



童语 毛集文

记得暑假前的一次语文单元测试，小女欣欣仅得了个75分，在她那小学一年级(六)班上可能是名列“下游”了。我细细地检视了一下，试卷的难度也不太大，有的错可以理解，有的错似乎有些无谓。比如一道词语连线题，“蚂蚁”当然可把“粮食搬来搬去”啦，可她就是不敢下笔连接。询问她，她因害怕地直摇头，说没见过蚂蚁怎么搬粮食。

放下试卷，我没有责备和呵斥小女，反而生出一缕愧疚和忧虑。平时，我很少带孩子与大自然亲近。白天，要上学、要上课，姑且不论，晚上，还要求她在完成作业之外，看一点课外书籍。只有到了星期五，才批准她到离家不远的公园游玩，但树下、草丛中，是不让她去的，怕她脏，怕她不卫生。到了星期六、星期天，又随了世俗的大流，让她去学画画、学跳舞。她呢，就像一只陀螺被鞭子抽打得团团转，除了睡觉似乎没有自由活动的空间，遑论到蓝天白云、青山绿水间有什么自由地撒欢？

当然作为当下的父母，我们似乎有N个理由为自己开脱。比方为“稻粱谋”而忙得不可开交，没有多少闲情逸志仰望星空；比方有许多推不掉的应酬，没有多少空闲陪孩子观赏蚂蚁搬家；比方有许多不掉的城镇，生活在高楼大厦的水泥丛林中，我们看不见萤火虫，诸如此类，不可一一而足。令人担忧的是，在现实生活中，作为父母，除了忙忙碌碌之外，我们大多习惯于按着成人的思维和按着世俗的观念来约束甚至压制儿童与生俱来的一体的天性，并且还不地地划、设障，在不知不觉中压抑了儿童感知自然、探索

自然的兴趣和无比珍贵、无比可爱的童真。

一个春日，小女在公园内与一个小男孩开开心心地玩泥巴，而且玩得一脸泥。我看见了，狠狠地把他呵斥了一通，从此她就不再与“泥巴”为伍了。狼狗的一天，小女突然看见奶奶家后面的一座小山，一边两眼放光，一边高声热烈地朝山脚奔去。“回来，鞋会脏的。”在我的再三制止下，小女只好闷闷不乐地往回走。

更让人忧虑的是，广大望子成龙父母，还是信奉“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一不科学的教育理念的。因为多少有些从众心理，我也未能超脱。前两天，在公园内，见到英语培训学校在搞活动，小女、家长、熙熙攘攘，热闹非凡。我又动了心思，想让小女上个英语培训班吧。反正早学英语比迟学好。无形中似乎又要让小女多了道绳索，多了道羁绊了。

“大自然是儿童最好的老师”。一位哲人如此告诫。平日，我也曾跟小女仰望过星空，说嫦娥奔月，说天上一颗星，人间一个丁，但在满园红绿绿的灯光中，在不夜城的小时候，我的叙述在搞活动，坐在凉椅上，仰望一轮明月，扳着手指点满天星斗，听奶奶悠然地讲古说今，“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层里穿行……”诸如此类的情境要想再现，在城镇现今可算是一件奢侈的事了。

眼下，暑假已经来临，炎炎夏日，何不还给孩子们一个皎洁的星空。